

黄河，你是来写诗的吧

□ 马焕展

黄河，你是来写诗的吗？

我站在春日的古黄河边，沐浴着春风花香，静听着春水流淌，遥望着龙凤双塔矗立在河湾，一对白鹭在蔚蓝的天空下自由地绕塔飞翔，多么生机盎然，多么静好吉祥。谁能想到，昔日黄河“暴怒”，夺泗入淮后，给宿迁留下了如今恬静的诗篇。

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”古老的《尚书·禹贡》以寥寥数语，为你拉开壮丽诗篇的序幕。你诞生在青藏高原约古宗列盆地，那里是世间最纯净的源头。雪山融水汇聚成涓涓细流，似是你灵动的笔触，在广袤的大地上轻轻勾勒。你从这片圣洁之地出发，带着高原的纯净与神秘，带着对未知世界的憧憬，开始了漫长而伟大的旅程。这最初的涓涓细流，宛如一首清新的小诗，虽无磅礴之势，却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，孕育着华夏文明的萌芽。正如“谪仙人”李白所云的“黄河如丝天际来”，那从天而降的灵韵，带着天地初开时的澄澈，为你的诗篇添上第一抹纯净的色彩。

你一路向东，奔腾不息，雄浑磅礴。“诗仙”李白的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，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你磅礴的气势；“诗佛”王维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则以奇特寥廓的景观展现出你雄浑的壮丽；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，在王之涣笔下，你好



青梅煮酒 且论英雄

□ 朱婉菁

古黄河畔，英雄归来。

宿迁英雄园，如同镶嵌在古黄河畔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走进园内，在树林、绿地、鲜花、雕塑的相互辉映下，人们更想探究属于宿迁的英雄史诗。

有人说，南北交融的特殊地理位置，让宿迁人兼具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情，见惯了历史的兴衰、人事的分离，一股英雄主义在宿迁人的血液里绵延。其实在距今2000

多年前的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落笔写下“项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”之时，项羽的英雄之气，便濡染了宿迁的气质。

在园内指示牌的指引下，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英雄人物，孙明芝、吴琴生、苏同仁……他们姿态或许各有不同，但望向前方的双眼，同样坚定而有力。

尽管园内寂静一片，但看着人物简介，耳边似乎响起枪炮的轰鸣、

冲锋的号角。伴随着飞翔的思绪，似乎穿越了时空隧道，回到那个战争年代。那不仅是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、英勇悲壮的故事，更是英雄们的一生啊！好在，他们的鲜活青春被时光定格，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道道绚丽而又耀眼的光环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英雄的故事一直在宿迁这座城市不断上演。“找党老人”张道干、舍己救人的烈士

竭动力。

你，继续前行。王之涣登上鹳雀楼，发出慨叹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他目送着你向前奔腾，最终汇入大海。你带着华夏大地的记忆与梦想，投入海的怀抱，完成了自己漫长而伟大的征程。于是乎，李白说：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又说：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在这里，你仿佛完成了一首史诗的终章，却又为新的开始埋下伏笔。你的入海，不仅是水的汇聚，更是文明的交融与传承，是华夏民族与世界对话的起点。

你，也并非总是汹涌澎湃，也有岁月的宁静与低吟。“泛舟大湖里，积水穷天涯。天波忽开拆，郡邑千万家。行复见城市，宛然有桑麻。回瞻旧乡国，淼漫连云霞。”在王维的笔下，你尽显沿岸城邑繁华、桑麻繁盛之风貌。宋代寇准的《书河上亭壁》：“岸阔樯稀波渺茫，独凭危槛思何长。萧萧远树疏林外，一半秋山带夕阳。”此时的你，则褪去了往日的喧嚣，如同一位温婉的女子，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你，也并非十全十美，也有被迫的转场。远古时期，你遵循着自然的法则，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流淌。随着文明的兴起，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，你也曾多次改道，给人们带来苦难，但这何尝不

是又一种题材、又一种写法？北宋王安石的《黄河》写出了你决堤后肆虐黎民百姓、水患无穷的“坏样”：“派出昆仑五色流，一支黄浊贯中州。吹沙走浪几千里，转侧屋间无处求。”尤其是1194年至1855年，你数次夺淮入海，洪水经常泛滥。遥想当年，这里也曾是鱼米之乡、一片繁华。这段悲伤的记忆，见证了你的沧桑巨变，也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兴衰变化，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、敬畏自然，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“万山不隔中秋月，千年复见黄河清。”如今，左宗棠的梦想已在中华大地悄然实现。新的时代，不管是你，还是你的故道，沿岸众多城市都因你而兴、因你而荣。“黄河极目浪无痕，又见朝霞裂海云。万类初苏天地阔，元机浩荡势中存。”我不禁也咏叹了一首《观河咏怀》。

黄河啊！你分明是天地间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，以巴颜喀拉山脉的雪水为墨，以华夏大地为卷，在千万年的时光里，孜孜不倦地书写着悠悠岁月的华章。你的诗，写在雄浑的山川间，写在宁静的田园里，写在历史的沧桑中，写在人民的悲年里。你是华夏文明的摇篮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你的诗篇将永远在华夏大地上传颂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黄河，你来写诗吧……



立夏过后，小满翩翩而至。北京时间5月21日2时55分将迎来小满节气，意味着炎热开始登场。 新华社 发

母亲的小满农谚

□ 王婉若

小满未满，麦穗低垂。记忆里，母亲总在这个时节念叨着农谚，像是在和土地、庄稼对话，又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秘密。那些从她口中流淌出的古老谚语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也带着母爱的温度，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。

“小满不满，芒种不管。”每年小满前后，母亲总要站在田埂上，望着随风起伏的麦田，喃喃自语。那时的我，蹲在田边，看着嫩绿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总不明白母亲话语里的担忧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句农谚说的是小满时节，如果雨水不足，麦穗灌浆不饱满，到了芒种，收成便要大打折扣。母亲的目光里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。

“小满动三车，忙得不知他。”所谓的“三车”，指的是水车、油车和丝车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每到小满，村里便热闹起来。男人们忙着检修水车，准备灌溉农田；女人们则围在油车、丝车旁，制作生活所需的物品。母亲是村里纺丝的能手，她坐在丝车前，双手灵巧地摆弄着丝线，嘴里哼着古老的歌谣。

“小满蚕不眠，桑叶正肥鲜。”她一边纺丝，一边念叨着这句农谚。我蹲在她脚边，看着洁白的丝线从蚕茧中缓缓抽出，像母亲的爱，绵长而细腻。那些丝线，经过母亲的手，变成了家里的衣物，也变成了我书包上漂亮的流苏。

母亲用勤劳的双手，编织着生活的希望，也编织着我的童年。

“小满麦渐黄，夏至稻花香。”随着小满到来，麦田的颜色逐渐由嫩绿变成金黄。母亲每天都要去田里查看麦子的成熟情况，她的脚步轻快而坚定。收割的日子临近，母亲和父亲开始准备农具，磨镰刀、编箩筐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收割麦子时，母亲总是冲在最前面，她的身影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却依旧干劲十足。她一边割着麦子，一边给我讲述着关于丰收的故事。那些故事里，她对土地的热爱，对生活的执着。

“小满吃苦，胜似进补。”母亲总爱这么说，灶台上升起袅袅炊烟，一盘凉拌苦菜和一碗麦仁粥，便是全家人消暑的美味。邻里间也互相分享收成，母亲会把新磨的麦面分出半袋，换来隔壁婶子腌的咸鸭蛋。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回荡，为小满的忙碌增添了几分温情。

尽管离开家乡多年，但每当小满时节，我的耳畔总会响起母亲的农谚。那些农谚，不仅仅是关于节气、农事的经验总结，更是母亲对生活的感悟，对子女的教诲。它们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，让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始终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，记得母亲教会我勤劳、坚韧和热爱。

人生最好是小满

□ 彭晃

清晨的露珠还悬在麦芒上，父亲蹲在田埂边，指尖掐开一粒青色的麦仁。乳白的浆汁顺着掌纹蜿蜒，他眼角的褶皱忽然舒展：“浆灌到八分满，正是割青穗做麦蚕的好时候。”

村口的麦田像是打翻了调色盘。早熟的穗子泛出薄金，晚熟一些的还裹着翡翠色，青黄参差的麦芒在晨风中交头接耳。我总觉得这景象像邻家阿婆织的土布，经纬交错间自有分寸，再早半月嫌生涩，再晚十日又怕浆老。天地万物都守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刻度，麦穗懂得在将满未满时停止，把最后的甜润留给镰刀与石磨。

老屋天井里的陶瓮又搬出来了。奶奶把新收的蚕豆铺在竹匾上，豆荚裂开的脆响此起彼伏，如同暮春的雨点敲打瓦檐。她总说“晒酱不能贪满”，瓮口要留三指宽的空隙，好让日头与夜露轮流来酝酿。那些深褐色的陶器立在墙根下，像一群虔诚的僧人，日日守着光明的微妙变化。

后山的青梅开始转黄，早摘则酸涩，过熟又易腐。母亲挎着竹篮穿梭林间，专挑向阳枝头那些半青半黄的果子。洗净的青梅

码在青花瓷坛里，撒粗盐时总爱念叨：“盐水要七分满，留些余地给梅子翻身。”我总看见那些果子在盐水里浮沉，如同婴儿蜷缩在羊水中，等待时光赋予它们新的形态。

巷口的油纸伞铺子飘来桐油香。老师傅用竹尺丈量伞骨，新糊的伞面总要留一线空隙。“糊太紧的伞面经不住风雨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手中的伞柄正在安着铜箍。那些收拢的油纸伞倒悬在梁下，像含苞的玉兰，收与放都彰显着匠人的智慧。

暮色初临，河水漫过石阶第三级。洗衣的妇人收起木槌，挎着竹篮拾级而上。对岸的芦苇荡里，野鸭惊起，留下一圈圈荡开的涟漪。波纹触到系在柳根的小船便悄然收束，那船从不拴死，总留半尺绳长，好让潮水推着它轻轻摇晃，像月光里的摇篮。

前日整理旧书，翻出中学时泛黄的笔记簿。稚气的字迹写着“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，还画着歪扭的麦穗。忽然懂得二十四节气里藏着东方人特有的留白：不求全，不取尽，如同水墨画中的飞白，瓷器开片里的冰纹，在将满未满处见得天地心。

我闻到了麦香

□ 张方修

五月初，外甥邀请我去他家住几日，看看洪泽湖边那一望无际的“麦海”。

汽车在省道上疾驰，片片麦田映入眼帘。这里，黑油油的土地最适合小麦的生长，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小麦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农作物。

路边，麦子变得整齐起来，微风下，像无数苗条的淑女在跳舞。笔直的麦秆，头顶着麦穗，在风中摇曳，饱满而灵动。

一望无际的麦田，绿色搭配着金色，是大地最绚烂的调色盘，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清香。丰收在望，收获

的喜悦，令人沉醉。

一阵暖风起，麦浪翻滚，仿佛在诉说着成长与希望的故事。麦穗在风中摇曳生姿，每一粒饱满都是时光的馈赠。

五月的风拂过麦田，带来的是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赞歌。麦浪随风起伏，如同黄绿色的海洋在大地上荡漾开来。此时，我仿佛听到了大地的欢笑和希望的呢喃。

麦浪翻滚，麦穗锋芒毕露，粒粒饱满诱人，摇曳着生命的韵律。这片广袤的麦田，是辛勤耕耘者的骄傲，也是大自然的杰作。

我站在麦田边，感受着风的轻

抚，听着麦穗的低语，心中充满了宁静与满足。再过几天，麦子会变得金黄，大地将变成丰收的景象。

麦田边长满野草，血红色的野草莓艳丽夺目，不少鸟儿争相夺食。我们熟悉的“萋萋菜”正在怒放，我喜欢根据这花的特性把它叫作“变色草”，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放着幽光，泛着蓝色的光，娇嫩欲滴；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是粉色的，美丽动人；再等一会儿，艳阳高照之后，又成了白色，像极了蒲公英，每个枝头顶着一朵花，在风儿的吹拂下飞向远方，完成一生的使命。

树林中的喜鹊也来凑热闹，专挑

饱满的麦穗，从根部向上用嘴一捋，麦穗就吃到嘴中。吃饱喝足后，那喜鹊站在枝头嘎嘎乱叫，像个穿着晚礼服的大将军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麦穗饱满时，我们就会摘一穗放在手心搓揉，随后吹去颖壳，将筋道的麦粒放在口中咀嚼，那股清香沁人肺腑。也会与几个同龄的小伙伴在地头找一些没有完全熟透的青麦穗，找来一把干草烤麦子吃。

感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。我忍不住俯身亲吻这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，久久不愿离开。